

The Effect of Parental Phubbing on adolescent Internet addi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upbringing

Songli Ruan¹ Pu Cheng² Xinyi Lai³

1. Henan University of Urban Construction, Pingdingshan, Henan, 467000, China

2. Henan Quality Institute, Pingdingshan, Henan, 467000, China

3. Shunfeng Junior High School, Foshan, Guangdong, 52830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arental Phubbing and adolescents' internet addiction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collecting 1,912 valid respons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The adolescence reported that 33.4% of their parents often bow their heads to play with their cellphones, 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Internet addiction in adolescents was 6.5%;(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ome demographic variables such as gender between parental phubbing and adolescent Internet addiction; (3) Parental phubbing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adolescent Internet addiction,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parental Internet supervision can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upbringing, three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to ensure healthy and reasonable internet use among adolescents.

Keywords

parental phubbing; adolescent Internet addiction; family upbringing

家庭养育视角下父母手机低头行为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

阮松丽¹ 程璞² 赖妍懿³

1. 河南城建学院, 中国·河南平顶山 467000

2.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中国·河南平顶山 467000

3. 顺峰初级中学, 中国·广东佛山 528300

摘要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探讨父母手机低头行为和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回收有效问卷1912份。结果发现:(1)青少年报告父母经常低头玩手机的比例为33.4%,青少年网络成瘾检出率为6.5%;(2)父母手机低头行为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在性别、年龄、年级及独生与否等人口学变量中差异显著;(3)父母手机低头行为可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父母教养投入、父母网络监管可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从家庭养育视角提出三个对策,以保障青少年健康合理上网。

关键词

父母手机低头行为;青少年网络成瘾;家庭养育

1 引言

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给人们远距离沟通、娱乐和工作各方面带来极大的便利;同时,过度使用极易导致手机和网络

成瘾,并进一步引发自我控制能力下降、生理和心理健康以及社会交往等一系列严重问题[1]。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家庭和父母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成才的重要环境,在亲子相处中,父母低头玩手机而忽视孩子的现象日渐普遍。相关研究发现父母手机低头行为是青少年积极发展的新兴风险因素,危害亲子关系和青少年社会心理发展。在崇尚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中国,父母和孩子的联结更为紧密,父母手机低头行为对孩子的消极影响可能比其他国家和文化更为严重[2]。同时,未成年人触网呈现普遍化和低龄化趋势,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时代病也需要保持积极关注。因此,本文从家庭养育视角探讨父母手机低头行为和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对策。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基于家庭教育层面的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5-ZDJH-697);河南省科技厅研究项目资助:河南省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现状及其促进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42400410385)。

【作者简介】阮松丽(1977-),女,中国河南周口人,硕士,副教授,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4~8年级学生共2082人,有效问卷为1912份(91.8%)。其中,男生1004人(52.5%),女生908人(47.5%);4年级学生536人(28.0%),5年级495人(25.9%),6年级699人(36.6%),7年级87人(4.6%),8年级95人(5.0%);学生平均年龄达11.03岁,标准差为1.13;家庭所在地为城镇的学生有1603人(83.8%),农村309人(16.2%)。

2.2 研究工具

2.2.1 青少年人口统计学信息

采用自编的基本信息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含性别、年龄、是否独生等情况。

2.2.2 父母手机低头行为量表

选用丁倩等(2020)修订的父母低头行为量表(Partner Phubbing Scale),由青少年评估其父母在亲子互动中手机低头行为的发生频率。在本研究中,父亲手机低头行为和母亲手机低头行为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分别为0.86和0.85。

2.2.3 父母教养投入行为问卷

运用伍新春和刘畅等(2018)修订的《青少年评价父母教养投入行为问卷》,要求青少年评价父/母亲日常教育培养的精力投入情况。在本研究中,父/母亲两版本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为0.94和0.92。

2.2.4 父母网络监管问卷

选用苏斌原等(2016)编制的父母网络监管问卷(Parents' Regulation of Internet Use Questionnaire),用于评估半年内父母对孩子的上网情况的知晓与限制程度。在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为0.91。

2.2.5 网络成瘾诊断问卷

采用由Young(1998)制定的自评Young氏网络成瘾诊断问卷(Young's 8-item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 of Internet Addiction, IAD-DQ)。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为0.75。

3 研究结果

3.1 父母手机低头行为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现状分析

3.1.1 父母手机低头行为的发生率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检出率

通过对父母手机低头行为及青少年网络成瘾基本情况整理,发现亲子互动中父母低头玩手机的现象较为普遍。638名(33.4%)青少年报告的父母手机低头行为得分高于量表均值;父亲的手机低头行为得分略高于母亲,869名(45.5%)青少年感受到父亲在亲子互动中频繁低头玩手机,而母亲经常低头玩手机有847名(44.3%)。在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上,923名(48.3%)青少年至少有一个项目选择“是”;依据Young(1998)的标准,本研究初步筛查出6.5%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网络成瘾。

3.1.2 父母手机低头行为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人口学

差异

对人口学变量进行差异性检验或相关分析后发现:男生的网络成瘾得分显著高于女生($p < 0.01$),但性别在手机低头行为变量中无显著差异;独生子女感知到的父母手机低头行为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p < 0.01$),但独生与否在网络成瘾得分上不存在明显差异;城镇和农村户口所在地的青少年差异皆不显著;年龄与手机低头行为变量($p < 0.05$)以及网络成瘾($p < 0.001$)皆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反映年龄更大的青少年可能更多地感知到父母低头玩手机,更大程度出现网络成瘾问题;与年龄的结果类似,变量还呈现明显的年级差异,八年级学生无论在感知父母手机低头($p < 0.001$)还是网络成瘾($p < 0.001$)得分上都明显高于其他年级。

3.2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

3.2.1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相关分析

对青少年网络成瘾以及父母手机低头行为等家庭方面因素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家庭因素变量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p < 0.001$)。其中,父母手机低头行为、父亲手机低头行为以及母亲手机低头行为与网络成瘾呈正相关,父母教养投入、父亲教养投入、母亲教养投入以及父母网络监管与网络成瘾呈负相关($p < 0.001$),教养投入变量与父母网络监管存在显著的正相关($p < 0.001$)。

3.2.2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逐步线性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父母手机低头行为等变量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预测关系,以及青少年网络成瘾潜在风险与保护因素,本研究采用SPSS24.0版本,以青少年的网络成瘾为结果变量,以性别等人口学变量,父母手机低头行为、父母教养投入、父母网络监管等家庭因素变量作为预测变量,进行逐步线性回归分析,并依次放入回归方程。

剔除不符合共线性标准的年级和地区两个人口学变量,最后纳入回归的预测变量容差在0.712~0.998之间,值均大于0.2,方差膨胀因子在1.007~1.405之间,均小于5,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性别($\beta=0.057\sim0.071$, $t=2.516\sim3.334$, $p < 0.01$)和年龄($\beta=0.122\sim0.182$, $t=5.567\sim8.082$, $p < 0.001$)对网络成瘾存在显著影响,其中男生和年龄更大的青少年可能网络成瘾程度更深;但是否为独生子女未发现是网络成瘾的有效预测因子。在家庭因素上,父母手机低头行为是明显的风险因素($\beta=0.138\sim0.165$, $t=6.027\sim7.152$, $p < 0.001$),同时父母教养投入($\beta=-0.125\sim-0.074$, $t=-4.967\sim-2.938$, $p < 0.01$)以及父母网络监管($\beta=-0.173\sim-0.152$, $t=-7.580\sim-6.722$, $p < 0.001$)则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有力保护因素。其中,人口学变量可解释网络成瘾3.6%的变异;第二步放入家庭因素变量后,可解释变异上升至14.3%。

4 讨论、结论及对策

4.1 讨论

4.1.1 父母手机低头行为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现状

通过问卷调查,本研究得出青少年报告其父母经常出现手机低头行为的比例为33.4%,网络成瘾的检出率为6.5%。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青少年感受到父母和自己互动时有低头行为。父母自行报告的实验研究同样也有超过43%,认为自己会在与孩子的交流中使用手机。这反映父母低头玩手机而忽略孩子的行为与态度较为常见。我国在2015—2017年间,青少年网络成瘾检出率略有上升趋势并逐渐稳定在12%左右。这也许揭示着从2015年至2021年间,我国网络成瘾的青少年比例正从高位回落,网络成瘾的现状有所改善。

本研究结果发现,父母手机低头行为在年龄、年级与是否为独生子女上差异显著;青少年网络成瘾在性别、年龄、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高年级与年龄更大者对父母手机低头行为的感知更为强烈。与本研究初二年级青少年父母手机低头行为得分更高的结果一致,同样有研究认为初中生相比小学生感知程度更深。独生子女对父母手机低头行为的感知也更为明显。与以往研究结果相同,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男女性别差异,男生伴有网络成瘾的比例远大于女生。对于男生而言,互联网相对于在现实生活中寻求帮助,袒露自己内心感受,前者更为方便与自在。当面对生活压力事件,他们的应对方式更倾向于自行解决困难,利用互联网排解消极情绪,但也因此容易对网络成瘾产生依赖,且网络游戏等应用程序会对男生更具吸引力,但这些往往也是造成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主要诱因。高年级与年龄更大者同样在网络成瘾中存在显著差异。肖玉娟(2022)亦表示,高年级学生的父母可能更多尊重青少年的自主发展,对上网的监管程度较以前减少,但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仍不如成年人,因此网络成瘾的风险亦大大增加。

4.1.2 父母手机低头行为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证实父母手机低头行为对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正向预测作用,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重要风险性因素。与大部分关于父母手机低头行为的研究一致,父母手机低头行为被视为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新兴家庭风险因素。许多相关研究已表明,在父母与孩子的面对面相处中,这是一个明显“拒绝”的负面信号,青少年极大可能处于消极的情绪体验之中,严重妨碍有效的亲子交流与互动。父母低头行为属于一种环境语境,会逐渐影响青少年使用互联网及智能手机的规范,“随时随地可以使用网络与手机”的观念与行动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内心弱化了网络成瘾的可怕与危害,大大增加网络成瘾的可能。

4.1.3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家庭因素

本研究结果表明,父母教养投入与父母网络监管可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是青少年有效的保护因素。有研究表明,父母投入更多对青少年的关注,重视互动的情绪价值与精神支持有助于缓解青少年的网络成瘾;同样,父母知晓青少年的上网情况,提供青少年正确使用网络、合理分配

上网时间的相关指导,也有助于青少年理智上网[3]。为避免青少年过度使用网络,父母无论采取直接对其上网行为施加监管,抑或在日常生活中重视培养良好亲子关系,积极投注情感,并适时加以社会规范的教育指导都是有益的举措。

4.2 结论

青少年报告父母经常出现手机低头行为的比例达33.4%,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检出率为6.5%。父母手机低头行为在年龄、年级与是否为独生子女上差异显著;青少年网络成瘾在性别、年龄和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年龄更大和独生子女的青少年感知到更多的父母手机低头行为;男性和年龄更大的青少年的网络成瘾程度更深。父母手机低头行为可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父母教养投入、父母网络监管可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

4.3 对策

为创设青少年安全有益的网络使用环境,保障青少年身心健康,父母在孩子的不同发展阶段都应合理规划个人使用手机的时间,保证亲子的有效互动,提供健康成长的家庭环境。具体对策为:

第一,父母充分发挥榜样示范作用。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为有效预防青少年的网络成瘾,父母在家中应注重“言传身教”,与青少年互动沟通时自觉放下手机,树立网络使用榜样。其二,父母采取积极的教养行为。习近平总书记屡次强调“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教育行为的投入。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父母应主动关心和陪伴青少年,给予其家庭的安全感、归属感与秩序感。同时,父母应先行接受网络媒介素养教育,避免忽视与冷落青少年,注意引导青少年合理使用互联网。其三,父母合理监管青少年的网络使用。父母需明晰实施青少年网络监管的内核是关心与爱护,而非暴力与苛责。以知情和陪伴作为出发点,父母也要尊重青少年的看法,同青少年协商监管措施,并给予其一定的自主权与私人空间。最后,父母明确个人手机使用需求与动机。部分父母使用手机,可能出于工作或维持基本社交礼仪。这种情况需要父母通过自我观察或寻求外界帮助等方式,对自己手机使用情况作全面了解,找到适合自身有效的社交策略或时间管理办法,确保在亲子互动时及时反馈。

参考文献

- [1] Busch, P. A., & McCarthy, S. (2021).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an emerging research area.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14*, 106414. <https://doi.org/10.1016/j.chb.2020.106414>
- [2] Wang, H., & Lei, L. (202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Phubbing and Short-Form Videos Addiction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32*(4), 1580-1591. <https://doi.org/10.1111/jora.12744>
- [3] 张永欣, 张惠雯, 丁倩, 黄璐. (2020). 心理阻抗、父母网络监管与初中生网络游戏成瘾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8*(04), 709-712.